

朝鮮壬辰倭禍中之平壤戰役與南海戰役

兼論『中國戲曲小說中的豐臣秀吉』

李 光 濤

日人青木正兒所著的『中國戲曲小說中的豐臣秀吉』，隋樹森君由日本『黑潮』雜誌中爲之譯出，載文史周刊第六十六期（三十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央日報）。此文內所引的參考書不外以下數種：

- (1) 明萬曆年間袁黃所著的短篇小說『斬蛟記』。
- (2) 明天啓年間四明山環溪漁父所作的戲曲『蓮囊記』。
- (3) 清康熙年間夏敬渠所著叫做『野叟曝言』的一部裏長篇小說第一百十六、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各回。
- (4) 錢牧齋初學集所記的『東征二士錄』。
- (5) 明史『朝鮮傳』及『日本傳』。

以上各書的內容，都是道聽塗說或展轉抄錄所成。而明亡之後，中國士夫一時頗屬望日本出兵，援助南明諸藩以抗清，所以對於這些傳說，也不願爲之割辨。考明朝裁定朝鮮倭禍，朝鮮文集記載甚多，吾人研究此期的歷史，最好能依據東國朝鮮的史料，因爲他利害切身，見聞自確，不似明之廟堂文人隔岸觀火，愛憎各異，因而爲說悠謬顛倒，很難憑信。卽如明史所記的平壤大捷，寥寥數百字，遠不及東國人士談起來的有聲有色，至今凜凜有生氣。又如錢謙益的「東征二士錄」，則因別有用意，故意的顛倒事實，完全抹去了平壤輝煌的戰績，以遂其希圖特別地表彰其所謂二士片言說服清正的大功，以見此朝鮮倭禍才能由此告了一段落的。此書之妄，如依當初朝鮮國王的眼光觀之，當曰『此最可恨』。因爲朝鮮國王對於明朝之仗義出師『再造藩邦』，曾曰：『賊退專倚天兵』。又曰：『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之大功也』。（宣祖實錄卷一三七葉十六，簡稱宣錄）以此爲例，則二士錄一書，當然也

就是憑空捏造的無賴之言了。所以清修明史時不採此一條，最爲有見。

至於袁黃所撰的『斬蛟記』，則更言之可笑，蓋因萬曆二十年朝鮮的倭禍雖曰『關白作難』，其實也只是許多中原的叛民在那裏活動罷了，見拙著『記明季朝鮮倭禍之中原漢奸』（在出版中）。叛民附倭者既如是之多，於是其時的明人和韓人都認爲秀吉也是中國的亡命。此或因唐人倭人相混了已久的關係，所以才容易有此傳說的。由此傳說，可見從前明人之視日本平秀吉，也不過等於中原逃亡的漢奸罷了。所以袁黃『斬蛟記』之作，正如朝鮮所云『倭奴甚於禽獸』之類（宣錄卷四十五葉二十六）。同時又可說，東征之役，只不過爲朝鮮除害安良而已。此外如『蓮囊記』等書，都是些後來好事者穿鑿附會之說，其價值只等於齊東野人之語，毫無信史的價值，不妨置而不論。

現在只就『中國戲曲小說中的豐臣秀吉』的著者青木正兒所有寫出的意見，分段引論於後。

青木正兒的第一個意見，則爲不肯置信平壤的大捷，如云：

明史所謂如松軍大勝的內幕，大概像是糊糊塗塗的捷報。

又云：

但這大概是掩飾事實的政治報告書，好像都是根本的誤傳。

以上兩條，都是專就平壤之役而言，曰『糊糊塗塗的捷報』，曰『都是根本的誤傳』，好像作者連朝鮮實錄也未曾看見過，所以才如此言之，朝鮮實錄，日本在戰前影印了十幾部，作者置而不論，這本不是學者嚴正的態度。現在我們爲欲明瞭平壤大捷的故事起見，特就（一）『宣錄』（二）『宣廟中興誌』（三）柳成龍的『懲毖錄』（四）宋應昌的『經略復國要編』一些重要的文籍，爲之略論於後，將來當更爲『明季戡定朝鮮倭禍始末』求正於國人，俾日本的學者也不致再爲明人的妄說所誤。

說起平壤的大捷，我又應該先說說所有大捷前夕的種種情節，以見明人之攻克平壤，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甲)雙方的實力

(一)日本方面的 秀吉之犯朝鮮，據宣錄，初謂其舉國入犯，繼又云二百萬或云一百萬，後來又稱分據八道的倭賊共計三十五萬，而佔據平壤的則爲大賊，其說如下：

在平壤者乃是大賊，先除平壤之賊，則北賊自當奪氣。(卷二十九葉十八)

平壤之賊，乃是先鋒精銳所聚，一級可當十級。(卷三十葉三)

李恆福曰：聞平壤賊數甚多，不能皆容於城中，設幕城外張其聲勢，江邊之賊防禦甚盛。……李誠中曰：人言箕城之賊，幾滿二萬云。

平行長平義智平調信平戶島主者，皆主平安道，在平壤。所領賊衆最爲精銳，諸賊莫及，摧鋒陷陣，皆賴此陣。今若先摧平壤，勢甚破竹。

禮曹判書尹根壽啓曰：沈遊擊卽刻來到龍灣館，臣面見遊擊……遊擊曰：

……平壤先鋒……(臣)又問平壤城中倭賊之數幾何：答曰：二萬數千，而不滿於三萬云。(卷三十三葉三)

(二)明朝方面的 當朝鮮之突遭倭禍，中朝初不置信，以爲是謠傳。及至朝鮮璉使赴北京請援，作申胥之哭，明朝始下令動員。同時又因朝鮮請兵過於急迫的關係，所以在時間上也有些來不及，只匆匆促促的派去了一枝兵。總數雖曰四萬，然都是些一時的湊合，有西兵（宣府大同以西的兵），有遼兵，有南兵，當中又老弱居半，真正能戰的精兵只有二萬，與豐臣秀吉蓄謀多年的情形大大不同。茲將明朝兵力舉證於後，宣錄卷三十三葉二十九：

同知閔汝慶啓曰：臣二十三日平明，遇得提督於鳳凰城前路……提督曰：原發兵馬八萬，俺之加請又三萬，而見到者僅四萬，師期稽滯，待此故也。

又復國要編有云：

各路兵馬，原請數有七萬，實至者不滿四萬。(卷五葉四十五)

我兵過朝鮮者僅三萬六千餘……且內多疲弱不堪臨陣，所選精銳不過二萬。

(卷五葉八及卷六葉二十三)

(乙)朝鮮君臣的推測

由於明朝的兵種不齊，以及人數的過少，關於能否擊敗平壤的大賊，當時朝鮮

君臣討論此事都不免很是十分懷疑的，據以下所引宣錄的記事，其情也就可見了。

李恆福曰：……臣觀平壤城，天兵亦人耳，恐未易拔也。（卷三十三葉十四）

上曰：天兵止四萬耶？以四萬可以殲賊耶？……恆福曰：臣意賊若出戰，則破之必矣。（卷三十三葉八）

上曰：諸卿以平壤爲可拔耶？尹斗壽曰：天意未可知，而以人事言之則可矣。李誠中曰：豈可易爲之。（卷三十四葉三）

（丙）關於士氣的表現

（一）平行長之聞風膽怯，宣錄亦言之，如：

校理李尙毅……曰……平壤賊每曰：天兵何日來乎？此必畏之也。（卷二十九葉六）

都元帥從事官柳熙緒以祕密啓達事來，卽爲引見……上曰：倭子自入平壤後，不犯其旁近縣邑，其意何在？熙緒曰：必憚其天兵聲息，觀望而不能輕進也。（卷三十二葉三十一）

（二）宣錄記李如松鎮定之狀以及痛恨倭賊之情形有云：

執義李好閔自遼東馳啓……李提督痛恨倭賊，無以泄憤，放大礮三度矣。（卷三十三葉十二）

同副承旨沈喜壽回自鳳凰城，上引見於便殿，……喜壽曰，……臣未知李如松之爲人……但帥師出塞，勦寇在前，而乃與狎友戲六博，似無畏敵之意也。（卷三十三葉二十七）

上曰：提督到鳳凰城，與狎友爲戲，而不見我國使臣，此非大臣所宜爲，欲鎮衆心而然耶？恆福曰：若欲鎮定人心，則當爲之於順安等處耳。（卷三十三葉二十八）

參以上所引的史料合而觀之，據守平壤的倭寇，雖曰『大賊』，雖曰『最爲精銳』，但當明朝的大兵尚未大至之時，便先已爲明兵聲威所懾伏，膽怯怯地不敢越雷池一步，這真有些出乎當初朝鮮人士的意料所不及了。再就李如松言之，則雖所率的僅止精兵二萬，然因目中無敵，雖當勦寇在前，猶爲六博之戲，鎮靜如此。經略宋應昌說：『中國制倭長技，全恃火器』。這時中國火器，實在遠非日本所及，所以明

人對於平壤的必殺，已具十分的信心。此一決定性之戰爭，實爲中日戰爭史上最光榮的一頁，我們今日既討論及之，便應該要多多據實直書，多多的介紹於國人。我的用意，只在表明當年的明人有此一段勇於赴義爲朝鮮復國的歷史，同時又更可以知道制倭的方略。這些歷史，如果細細的寫起來，恐怕要寫成幾厚冊以至十餘冊，茲爲篇幅所限，我只能取其比較最爲精采的附論於後，以供國人的參考。

平壤大捷，爲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午前之事，據復國要編卷五葉四十二載云：

近日節據訪報：倭奴斬首者一千六百二十，生擒者不在此數，火箭薰燒死者萬餘，逃回者僅十分之一，帶傷者半之。

此爲明人一面的記載，果否如此？自應覓取比此更爲有力的報告，凡此報告，當又以宣錄一書比較爲最詳最實：

癸巳正月甲子（初九），尹根壽來啓曰：聞初八日李提督進戰於箕城，倭將使張大膳請曰：願暫退天兵，奉表納貢於福建。提督答曰：爾等欲降，則二千出城外，聽我命可也，爾等何敢出退天兵之說也，退兵則決不可從。張大膳曰：然則老爺自爲之。李提督戰時，倭將亦督戰於西門，天兵戰進，斬殺無數，祖總兵李寧領我軍入南門。天兵放三穴鳥銃，倭軍盡斃，只餘三四百，盡入松林間。李如松汝（如）梅等，進迫大同門，倭軍中多發片箭，（光濤按，此爲朝鮮叛民之投倭者。）中者甚多。天將曰：你國之人甚惡云云。倭死者滿城，而李提督不令斬一級云。（卷三十四葉九）

都體察使柳成龍馳啓曰：初八日巳時，唐將已爲接戰，四面攻城，放礮之聲，如雷如震，天兵破七星門而入。時方廝殺，平壤似已收復，不勝喜幸之至，謹先馳啓。（卷三十四葉十。懲毖錄卷九葉一同）

丙寅，都巡察使李元翼馳啓曰：今見黃州牧使金進壽飛報，天兵攻城之後，逃遁之賊約四千餘名，夜向黃州。牧判官及防禦使軍追至洞仙峴，斬馘百餘，射殺千餘名云。（卷三十四葉十三）

初，李提督如松領兵三萬，以副總兵楊元爲中協大將，副總兵李如柏爲左翼

大將，副總兵張世爵爲右翼大將，副總兵任自強祖承勳孫守廉查大受參將李如梅李如梧方時春楊紹先李芳春駱尙志葛逢夏佟養中遊擊吳惟忠李寧梁心趙文明高徹施朝卿戚金沈惟高昇錢世禎妻大有周易王問等諸將屬焉。壬辰十二月二十五日渡鴨綠江，癸巳正月初五日駐劄於順安縣。先遣副總查大受，約會倭將於斧山院，平壤賊將平行長，令其裨將平後寬往迎之。大受拿致於提督軍中，夜，賊數名見機而逃，衆軍追殺之，仍堅鎖平後寬。初六日曉，提督進諸軍抵平壤城下，部分諸將，圍住本城。豎白旗書曰：朝鮮軍民自投旗下者免死。倭賊出一千餘兵，據城北牡丹峯，建青白旗，發喊放礮。又分軍約五千餘名，自北城至普通門，擺立城上，前植鹿角柵子，擁楯揚劍。其中大頭兒領勁兵數百餘名，立大將旗，吹螺鳴鼓，巡視城上指麾諸賊。提督出一枝兵由牡丹峯上佯若仰攻者然，賊乘高下放鳥銃，衆軍引卻。賊踰城出追，天兵棄鐵盾數十面而去，賊爭取之，天兵回擊之，賊入城。晡時，提督鳴金，收軍還營。是夜，賊數百餘名含枚潛出，來襲右營。天兵一時撲滅旗燈，從拒馬木下齊放火箭，光明如晝，賊遁還入城。初七日己未，三營俱出，抵普通門攻城，佯退，賊開門出追，天兵還戰，斬三十餘級，逐之及門口而回。初八日早朝，提督焚香卜日，傳食三軍訖，與三營將領，分統各該軍兵，環城外西北面。遊擊將軍吳惟忠原任副總兵查大受攻牡丹峯，中軍楊元右協都督張世爵攻七星門，左協都督李如柏參將李芳春攻普通門，副總兵祖承勳遊擊駱尙志與本國兵使李鎰防禦使金應瑞等攻含毬門。諸軍鱗次漸進，望見冰路馬跑，飛屑雜塵，如白霧漲空，初日下射盔鎧，銀光燦爛，眩耀萬狀，奇恠奪目。賊亦於陴上多張五色旗幟，束長槍大刀，齊刃向外，爲拒守計。提督領親兵百餘騎進薄城下，指揮將士。俄而發大礮一號，各陣繼而齊發，響如萬雷，山嶽震搖，亂放火箭，烟焰彌數十里，咫尺不分，但聞吶喊聲雜於礮響，如萬蜂閶闔。少選，西風忽起，捲礮烟直衝城裏，火烈風急，先著密德土窟，炎焰亘天，延爇殆盡，城上賊幟，須臾風靡。提督鼓諸軍薄城，賊伏於陴中，亂用鉛丸湯水大石滾下拒之，衆軍稍卻。提督手斬慍退者一人，巡示陣前。提督挺身直前，呼曰：先登城者賞銀五千兩。吳惟忠中丸

傷胸，策戰益力，尙志從含毬門城，持長戟，負麻牌，聳身攀堞，賊投巨石，撞傷其足，尙志冒而直上，諸軍鼓噪隨之，賊不敢抵當，浙兵先登，拔賊幟，立天兵旗麾。提督與左協都指揮張世爵等攻七星門，賊據門樓，未易拔，提督命發大礮攻之，礮二支著門樓撞碎，倒地燒盡，提督整軍而入，諸軍乘勝爭前，騎步雲集，四面砍死。賊勢縮，進入諸幕，天兵次第燒殺幾盡，臭聞十餘里。賊將行長逃入練光亭土窟，提督命運柴草，四面堆積，將爲火攻計。已而七星普通等諸窟之賊，堅守不可猝下，提督會諸軍仰攻之，賊從中放丸，天兵僵屍相續，提督所騎馬中丸，諸將請提督少退休兵。晡時，提督以賊窟難拔，衆軍飢疲，退師還營，使張大膳諭行長等曰：以我兵力，足以一舉殲滅，而不忍盡殺人命，姑爲退舍，開你生路，速領諸將來詣轅門，聽我分付，不但饒命，當有厚賞。行長等回報曰：俺等情願退軍，請無攔截後面，提督許諾。其夕，令通官分付于平安兵使李鎰撤回中和一路我國伏兵，夜半，行長玄蘇義智調信等，率餘賊乘冰渡大同江脫去。中和黃州一路連營之賊，聞平壤礮聲，先已捲遁，黃州判官鄭曄截行長之後，斬九十餘級。賊飢窘甚，或入人家，或投寺刹，而被斬者又三十餘級。至鳳山之洞仙峴，賊益疲倦，而黃海直路，絕無堵截者，渠魁俱得全還。是日，天兵當陣斬獲一千二百八十五級，生擒二名，并擄浙江人張大膳，奪馬二千九百八十五匹，救出本國被擄男婦一千二百二十五名。初九日，提督率諸軍入城，先酹陣亡將卒，身自痛哭，慰問孤寡，翌日祭箕子廟，始遣先鋒諸將聲言追賊，至黃州而還。是戰也，南兵輕勇敢戰，故得捷，賴此輩，而天兵死傷者亦多，呼飢流血，相繼於道。後山東都御史周維韓（翰）吏科給事中楊廷蘭上本，以爲李如松平壤之役所斬首級，半皆朝鮮之民，焚溺萬餘，盡皆朝鮮之民，中朝因此令布政韓就善巡按周維翰等，親至平壤查覈眞僞，且令本國據實以聞，本國亦爲辨明。（卷三十四葉十三至五）

平壤既拔，厥後二月乙未，國王李昰更具了一道表文，奏達于明帝，表內情節，因有關參考，亦摘錄於後。其辭略曰：

正月初九日，陪臣諸道體察使柳成龍馳啓云：本月初六日，有欽差提督薊遼

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倭軍務總兵官都督同知李如松，統率大勢官軍，直抵平壤城外，部分諸將，圍抱本城。有倭賊二千餘名，登城北牡丹峯，建青白旗，發喊放礮。又有倭賊一萬餘名，擺立城上，前植鹿角柵子，擁楯揚劍，勢甚猖獗。又有倭賊四五千名，建大將旗，鳴鼓吹螺，巡視城中指揮諸賊。本城裏外設險，勢難遽攻，總兵收軍迴營。本日晝夜，有倭賊三千餘名，含枚潛出，襲都督楊元都督李如栢都指揮張世爵等營，被本官等統兵殺退。初七日夜，倭賊約八百餘名，復斫都督李如栢營，又被本官殺退。初八日黎明，總兵焚香，卜日得吉，喫飯訖，與三營將官，分統各該將領官軍人等，擺陣於七星含毬善（普）通等門外。總兵領親兵二百餘騎，往來指揮，將士踴躍（躍），咸思盡力。辰時，諸軍鱗次漸進，各樣火器，一時齊發，聲震天地，大野晦冥，火箭一枝，著密德土窟，俄而赤焰亘天，延藝（燕）殆盡。守陣倭賊亂用鉛丸湯水石塊，以死拒守。又用長槍（槍）大刀，向外齊刃，森如蝟毛。總兵手斬畏懼者一名，號示陣前，諸軍鼓噪簿（薄）城，負麻牌，持茅戟，相雜齊進。或發射放礮，或仰刺守陣之賊，賊不能支吾，稍自引退。總兵挺身先登，督諸將進入，天兵一把與本國官軍入含毬門，一把入普通門，一把登密德赤城，騎步雲集，回（四）面砍殺，衆賊崩潰。天兵當陣斬獲首級一千二百八十五顆，生擒倭賊二名，并通事張大膳，奪獲馬二千五百八十五匹，得獲倭器四百五十五件，救出本國被擄男婦一千一十五名。天兵乘勝縱火，悉燒房屋，衆賊投竄，被燒死者，臭聞一十餘里。餘賊躲入風月樓小城，總兵督運柴草，四面堆積，仍用火箭飛射，一時焚燒，俱成灰燼。七星普通牡丹等處諸賊仍據土窟，堅固難拔。總兵收兵傳食曰：賊必夜遁，就遣副總兵參將等官李寧祖承訓葛逢夏等領兵埋伏，總兵同楊李張三副將，由大路進趕，本賊四散遁去，被李寧等伏路邀截，斬獲首級三百五十九顆，生擒倭賊三名，餘賊棄甲拋戈，驚亂遁走，巴嶺迤西，悉底蕩平。

（卷三十五葉十三）

自平壤大捷之後，各道屯結之倭皆聞風而逃，據復國要編云：

惟是倭奴自海上起兵以來，直破朝鮮八道，所向無敵……平壤之倭獨當前

鋒，更爲精銳，今一旦大遭挫敗，僵屍蔽野，數日來，各道屯結倭奴皆望風逃回，是天實欲併亡之耳。（卷五葉四十八）

平壤倭奴，原係勁銳，今既喪敗，八道之倭且將瓦解。近據牒報，中和黃州劍水鳳山諸郡倭奴聞風逃回，捉獲生倭二名，執稱：咸鏡倭子一萬，起兵赴平壤，行至中途，亦皆聞風逃回王京。（卷五葉十）

此與宣錄所云『中和黃州連營之賊，聞平壤礮聲，先已捲遁』（見前）的舉動，實爲一事。蓋因大勢已摧，雖欲不逃，亦不可得，如宣錄記慶尙道觀察使韓孝純馳啓曰：『倭賊所持牛馬，盡爲斥賣。』（卷三十五葉三十三）此當係受了京城倭賊亦將潰散的影響，觀同卷葉五十七又云：『京城之賊，盡燒房屋束裝以待，將有潰散之勢。』據此，可見平壤戰後，所有倭賊皆欲捲歸本土。不但此也，平壤戰役影響於倭之士氣尤鉅，蓋宣錄內更有許多倭賊怕死的記事，如『一敗之後，縮頭不出，』如『奔走不暇，』（卷三十五葉五十一）如『賊不敢向西，天朝之力，』（卷三十六葉五十一）如『倭賊龜縮入城，』（卷四十葉九）如『賊知天兵來到，舉陣驚駭奔散，』（卷四十一葉九）如『賊蹂躪屠戮，所向無前，獨其所畏者天兵耳，』（卷四十一葉二十九）如『走且不膽，』（卷一八八葉五）這些情形，也够瞧的了。還有盤據咸鏡道的清正，如前文記云：『咸鏡倭子一萬，起兵赴援平壤，行至中途，亦皆聞風逃回王京。』據宣錄癸巳正月乙巳都巡察使李元翼工曹判書韓應寅漢城判尹李德馨（自平壤）馳啓曰：

正月十一日朝，天將招前日生擒賊中軍稱名人而問之曰：倭賊精兵在何處？咸鏡道賊數幾許？倭人對曰：精兵都在此城，咸鏡道之賊，當初約一萬餘兵，多被殺傷，今不滿萬矣。天將曰：我率十五萬衆，直向京城，此後又有十萬軍馬繼來，渠能當我乎？倭人扣頭曰：老爺威聲震動京城，及咸鏡之賊聞之，則必盡遁矣，何必過動兵馬如是之多乎？（卷三十四葉二十六）

又二月乙未，咸鏡道巡察使洪世恭馳啓曰：

被擄人領府事金貴榮妾子金闡及臨海君肆奴子石乙毛赤等，今月二十六日逃出列陣。詳問其根因，則賊聞天兵蕩滅平壤後，十餘萬兵踰越安邊，大爲驚動，被擄人物，多數殺害，賊將清正率兩王子及倭二十餘名去咸興府，將爲

合陣欲歸之計。（卷三十五葉十六）

由上兩條，頗可證明咸鏡倭奴之盡遁，實因畏大明的兵威而遁，當然也就不是『東征二十錄』所說那麼一回事了。總而言之，平壤一戰之威，誠如宣錄所云，『委爲前史所未有。』（卷三十五葉十四）此語前文雖曾引及，然檢宣錄內更有兩段談話，比之前面所說的更爲有力，如甲午三月戊戌，李德馨面啓國王之言曰：

平壤陷城時見之，則雖金城湯池，亦無奈何。上曰：以何器陷之乎？德馨曰：以佛狼器虎蹲礮等器爲之，距城五里許，諸礮一時齊發，則聲如天動，俄而火光燭天，諸倭持紅白旗出來者盡僵仆，而天兵駢闐入城矣。上曰：相持幾時乎？德馨曰：辰時接戰，已初陷城矣。上曰：以我軍決不可憑仗矣。且後世非火攻，不能成功矣。軍數三萬云，此不多，而素所節制者，故能戰矣。（卷四十六葉十八）

又癸巳二月乙巳

引見接伴使知中樞府事李德馨平安道監司李元翼右承旨洪進……上曰：天兵火礮之制，如何？如我國大將礮耶？元翼曰：其制百般，不可容易學得也。其放之聲聲似有倫理，及其齊放也，天地裂破不可形言。……上曰：銃筒（倭人鳥銃）之聲，不與天兵之火礮同耶？德馨曰：倭銃之聲，雖四面俱發，而聲聲各聞，天兵之礮，如天崩地裂，山原震蕩，不可狀言。上曰：城石亦可觸破耶？元翼曰：觸之無不裂破，犯之無不焦爛。洪進曰：此地（肅川）距平壤似不近矣，而於此亦聞其聲云矣。上曰：軍勢如此，則可不戰而勝矣。（卷三十五葉四十）

然經略宋應昌於此，似乎尙有幾分的遺憾，如復國要編有云：

大將軍礮亦有至者，以此擊之，必爲齏粉，迺倉皇之際遣此一着。（卷五葉二十三）

所以平壤之役，平行長等之所以未能全部就殲者，亦只此一原因而已。然當其逃出時所有狼狽不堪的情形，就朝鮮方面自倭中逃回之金德澮的供詞亦可見一斑，如云：

今此平壤之敗，問之將倭，則曰……入京城時，敗賊皆閉目而去云。（卷三

十五葉四十三)

按，平行長平日固嘗以『虎』自稱的（日本外史卷十六），及至平壤一挫之後，他的部下都閉目而去，活現黔驢之技。朝鮮君臣於此一役，因而也就得到了很多的經驗，據宣錄舉例如下：

禦敵之用，莫過於礮手。（卷四十葉六十一）

倭子甚畏礮手。（卷三十五葉十八）

禦敵之道，不可以鳥銃當之，以火礮與火箭用之。（卷六十五葉十五）

中國火箭一發，則千萬人不能當。（卷四十五葉五十）

臨戰之制，莫如火攻，脫使項羽再生於此時，無火攻，則不得爲萬人敵矣。（卷五十葉十八）

賊之全勝只在於大礮，天兵之震疊亦在於大礮，我國之所短亦在於此。（卷三十九葉四十二）

這些史料，見於宣錄者，實記不勝記，茲姑錄出數則於右，以爲例證。據此所載日人的全勝，既係於大礮，但因明朝的大礮比他的更兇，（日人初不知大礮，此役能用大礮，還是中原的叛民教給他的，見拙著「記明季朝鮮倭禍之中原漢奸」。）所以日人才從平壤一直退到海濱，故曰『天兵之震疊。』至於明朝大礮更兇的比較，則應以參將戚金面語國王之言爲證，如曰：

大礮勝小礮，多礮勝少礮。（卷四十八葉四十二）

此一記事，似乎是朝鮮人看見日本人以『小礮敵大礮，』以『少礮敵多礮，』其結果自然是『賊知天兵來到，舉陣驚駭奔散，』以及『走且不膽』了。平壤大礮的真相爲何如？看了上面許許多多的史料，大家自然都會明白的。反之，其在日本人青木正兒所說的『誤傳』和『糊糊塗塗的捷報，』當然也就是虛語了。

當平壤大捷之後，提督李如松倘能善用其鋒，俾南方礮手得盡其所長，則朝鮮倭寇，就其『勢將潰散』和『斥賣牛馬』等情推之，只須於俄頃之間便可以全面肅清。不幸正月二十七日碧蹄之役，李如松輕敵貪功，不帶南兵，只率家丁千餘騎，（註一）致爲倭奴所乘，此實李如松所不得辭其咎者。據日本外史卷十七記此戰的結

果有曰：

遂大破明軍，斬首一萬，殆獲如松，追北至臨津，擠明兵于江，江水爲之不流。

此似指明兵全軍覆沒的口氣。然檢宣錄（卷三十五葉七及葉三十四），則如松之軍死者只數百人，而斬賊之數則逾六百餘級，或又云通計千餘級，可謂『與賊死傷相當。』而當時明人於此，則反云，『如松僅以身免，』明史又記曰，『死亡甚多，』與宣錄所載死亡之數，俱出入甚大。特是李如松自此一跌之後，銳志全消，暮氣難鼓，則係實情，據宣錄，不曰『正月吾本命對衝不吉，』（卷三十五葉九。懲毖錄卷九葉十一同）即曰『常於軍中夢壓云，』（卷四十四葉七）拘忌如此，自然不能再如昔日在平壤時躬親督戰的氣象。而倭寇在平壤一役以後，也得了一些經驗，他們此後總是堅守據點，不再浪戰，而那時大礮攻堅的能力還是有限得很，所以李如松後來更昌言曰：『我寧填死於溝壑，賊決不可擊。』兼之軍中病疫，（倭疫更甚，但有漢奸許儀俊在巨濟爲倭救治。）馬之倒斃者乃至一萬餘匹，同時還有天時地利以及糧草的不足，都爲李如松頓兵不進的原因。後來則更『夜長夢多』經督不和，彼此大鬧意見，戰爭之不能進展，固又理勢之所必然者。其實『機會敲人門只有一次』，當初的事機既誤，後來在堅城之下死亡纍纍，即欲鳴鼓再進，其勢亦絕不可能了。（參懲毖錄卷九葉二十一）於是李如松不得不稱病求去，撤兵西歸，而朝鮮之役因而也就拖延了七年之久，結果還是水兵南海之戰，才將日人驅除朝鮮境外。

二

青木正兒的第二個意見，則爲利用明史記事的錯誤而更誇張的加以發揮的，其辭云：

這一役，前後亘七年之久，明朝喪師數十萬，仍然不能達到得勝的目的，正

（註一）見宣錄卷三十五葉六。又同卷葉三十四記李德馨啓云：『正月二十七日祖承訓查大受張彥

忠李寧等率三千餘兵往碧蹄，與賊相值……辰時，提督以單騎馳往……臣在軍後望見，則

賊數十倍天兵，無慮累萬。』又懲毖錄卷九葉六，有『賊衆多於天兵先鋒數倍』語。

在衰弱不堪的時候，恰巧秀吉死去，日本軍完全撤退，因此明人始免於難，略得享高枕無憂的日子。

日人之立言，自來都是以『顧全國體』爲重，其爲誇張之辭，本不足異，可異者，莫如明史朝鮮傳和日本傳的妄斷，如云：

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與屬國迄無勝算，至關白死而禍始息。

此說當係本于明人之浮議，如董其昌容臺集六筆斷記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吏科給事中陳維春一本有云：

臣按倭以平秀吉之死，因而情歸，非戰之功也。

明史之纂修，當康乾之世，其時明之遺民雖在恢復望絕之後，但其初所希冀之海外援師，卽在日本，此時自不暇亦不願爲之辨正。真正之倭情，惟朝鮮知之最謫，如宣廟中興誌，戊戌（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倭將木下金吾撤兵還去條：

金吾與平秀吉等二十餘將撤兵歸國，惟清正行長義弘義智甲斐守等十餘壁留屯沿海。平秀吉盡屬其營將而告之曰：朝鮮之事，迄未結束，何也？源家康等皆曰：朝鮮大國也，衝東則守西，擊左則聚右，縱使十年爲限，了事無期。秀吉泣曰：公等以我爲老矣，我之少也，以天下爲無難事，今老矣，死亡無幾，與朝鮮休兵議和，如何？其下皆曰：幸甚。（卷二葉五十五）

日本之撤兵，是活秀吉之事，與死秀吉無關，且出於活秀吉的哭泣之所爲。此種哭聲，當然也就是日本豐臣秀吉侵韓失敗日暮途窮的結局，與明史所云『至關白死而禍始息』的話正完全相反。所以明史一書，尤其是東征一役的記事，對於當初的倭情，都是有些隔閡而不大明瞭的。

再說上面所引的中興誌內還有留屯沿海的十餘壁，我也應當將他們所有留屯的原因說一個大概。第一，倭衆之至朝鮮，其初本來是分四運而來的，所以當他們撤退的時候，也是要分作數批才能運走的，這樣的運法，不外由于分配船隻的問題罷了。第二，則爲秀吉平日對於一班許多異己的倭將好像有些『養之不得其術』的樣子，所以他最怕的便是此輩，因秀吉曾云：『我知舉國大小之人皆欲害我，我與其坐而受禍，寧肆其逞威而死也云云。』（宣錄丙申十二月癸未）此一情節，更有義

弘之言可證，如曰：『我與秀吉爭衡，一無見敗。』（宣錄卷一五八葉二）於是秀吉不得不轉其目光，以爲對付此輩，惟有發動侵韓的戰爭，驅之於海外，才是釜底抽薪之計，才能消弭日本本土的搗亂，但他當初並沒有想到明朝的大兵東出，（秀吉未動兵之前，他曾用了一個離間計，令漢奸許儀後飛辭明朝說朝鮮願爲日本嚮導以入中國，結果明朝不上他的當，所以他的離間計才告失敗了。）朝鮮戰事打不通，打到結果至於聚集許多倭將哭泣於一堂，因而他才『打退堂鼓』而爲撤兵之計的。然而此時問題又來了，便是秀吉對於朝鮮一役頗有些能發不能收之勢，例如留屯沿海十餘壁的當中關於義弘的一枝，他與秀吉結怨已久，對於秀吉的命令未必肯服從，反之，其在秀吉對於義弘的生命，也是一樣的置之於度外，也不必爲他而撤兵。（參日本外史卷十六）有這些原因，所以如義弘之流，也就希望永遠在朝鮮住下。他們更常常的說：『朝鮮誠樂國，日本誠陋邦。』（中興誌下葉七十四）據此，可見義弘輩對於秀吉撤退的計劃，未必就甘心服從。所以義弘當秀吉已死了數月之久的時候，他還僥倖的在泗川贏了總兵董一元一陣，（註一）那時明人因爲義弘與秀吉本來一向都是對立的，以爲不妨姑與之議和以間之。義弘當時聽了此議和之說，他便乘機放出許多的大話，不但不肯離開朝鮮，好像更有入遼的口氣。據中興誌戊戌十月癸丑條云：

一元……收軍割營……卽馳入星州……茅國器語曰：義弘素怨秀吉，可間也。一元乃使國器參謀史世用詣義弘營議和，義弘大言曰；我今大捷，當先破星州，次取王京，鼓行而西，爾可見我於遼東也。

時去平秀吉之死已數月，而義弘猶爲此狂言，可見日本人不是力量不够是決不肯走的。於是同條又云：

世用報於軍門，邢玠大怒曰：勿復言和，我先斬汝矣。今宜速去，語賊曰：

（註一）一元之敗，據趙士楨神器或問有云：『近日朝鮮泗川之兵，因軍中火起，爲倭所乘，將勝轉敗，是火器反爲兵累矣。』又中興誌戊戌十月亦有云：『董一元戰於泗川，敗績。』又小注：『癸丑朔，一元進逼賊城，鄭起龍領先鋒兵與游擊將軍彭信古用大槓擊碎寨門，因破城梁，信古兵爭功先進，誤失火於藥櫝，赤焰漫空，軍中大亂，人馬自相蹂踐，賊遂大呼乘之，追擊至望晉峯前，步兵死者三千餘人，騎兵多墜崖死，失軍糧二萬餘石，一元僅以身免。』日本外交記此次明兵損失，作『斬首三萬級。』

提督方整兵來也，世用震怖而退，復入義弘營，如其語語之，義弘色沮不能答，遂棄糧馬撤兵入海。（卷下葉六十）

邢玠此怒，有『除倭務盡』的決心。此一怒，與前面所記平秀吉的哭泣正可兩相對照。邢玠一怒，便要『再整兵來，』義弘此時只有退却一途。繼此之後，便是朝鮮海面殺倭殆盡的壯舉了。此一壯舉，尤以義弘的一枝死得最多，據中興誌，賊船五百艘，義弘僅以餘兵五十艘脫走。其詳情形如下：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島津義弘援平行長，陳璘李舜臣邀擊大敗之，舜臣及副總兵鄧子龍死之，行長義弘等皆渡海遁去。

又小注云：

初舜臣至順天，召諸將問計，軍官宋希立曰：賊已據形便難以力取，今天兵我軍水陸俱下，若以陸軍進迫曳橋，水軍扼獐島，以遏嶺南海途，使賊內外俱阻，腰膂中斷，則泗川之賊，必不能助，設欲相助，彼此號令不通，則無以相應，待其師老糧竭，氣挫勢窘，然後四面薄之，行長可成擒也。舜臣喜曰：正吾意也。遂與陳璘進據獐島洋口，燒其積聚，使慶尙右水使李純信截露梁水路，劉綎權慄亦據曳橋西北，而分兵截蟾津陸路，以斷泗川聲援。相守數月，行長果糧竭勢窘，璘舜臣連日進攻，水軍皆捷。……行長計窮，募人以千金將告急於島中諸屯。先請於璘曰：願送人諸屯同約渡海。璘……許之，賊小艦乃出，舜臣聞之大驚。宋希立曰：賊此去，必刻期請援，潛通號令，諸賊不日當至，我若在此應之，則腹背受敵，吾衆立盡，不如移兵大洋決一死戰。海南縣監柳珩曰：賊邀援鬪我而爲自脫計，今若急却援賊，可斷歸路。舜臣曰：然。遂定計而告於璘，璘始驚懼自責。十八日己亥，島津義弘，與南海賊將平調信等合兵來援，將近露梁，與行長舉火相應。舜臣與璘爲夜攻計，蓐食潛發。——舜臣於船上焚香祝天曰：若殲斯讎，死亦無憾。……璘舜臣分軍爲左右協，伏兵浦嶼間，整束以待。夜半，賊船五百餘艘，自光州洋直過露梁，於是兩軍左右突發，賊散而復合，兩軍亂投薪火，延燒賊船，賊不能支，退入觀音浦港口，天已曙矣。賊既入港，而後無歸路，遂還兵，殊死戰，諸軍方乘勝感之。舜臣親自援枹先登，賊反圍舜臣船

急，璘犯圍直入救之。賊併圍璘，兩賊躍上璘船，幾及璘，璘子九經以身捍之，被賊所刺，血淋漓，猶不動，旗牌官文煒以戈斬之。賊船鱗集璘船下，圍若鐵桶，賊兵復振。璘令下碇不動，鼓譟放大礮，諸賊仰放鳥銃，飛丸四集，璘令軍依挨牌而伏，賊見之，一時挺劍而登。天兵齊起，以長槍俯刺之，落水死者以千數，將士皆捨死搏戰。已而璘忽搖鐸收兵，船中寂然無聲，賊疑之，稍却，天兵從高散噴筒於賊中，火盛風駛，賊艘數百，頃刻燬燼，大海盡赤，舜臣亦衝圍而進，合力血戰。副總兵鄧子龍船中火起，一軍避火驚擾，船爲之傾，賊乘之，殺子龍，焚其船。我軍望之，誤相指認曰：賊船又火矣，遂勵氣爭先。而李純信又燒賊船十餘艘，我軍益歡呼，賊酋三人坐大樓船督戰，舜臣盡銳攻之，射殪一酋，賊皆捨璘船來救，璘得出，與舜臣軍合，發虎蹲礮，連碎賊船。而飛丸中舜臣左掖（腋），舜臣謂其下曰：戰方急，勿言我死，急命以防牌蔽之，言訖而絕。麾下士依其言，秘不發哭，麾旗督戰自如。柳珩宋希立皆中丸悶絕，少頃復起，裹瘡而戰。日午，賊兵大敗，追焚二百餘艘，賊兵燒溺俘斬殆盡，義弘等僅以餘兵五十艘脫走，行長乘其間潛出貓島西梁，向外洋而遁。（卷下葉六十二——四）義弘之敗，可謂『僅以身免。』義弘平日固嘗自矜曰：『我與秀吉爭衡，一無見敗。』（見前）日人未曾遇過大敵，每每狂妄如此。

又宣錄記海上之捷，一則曰：『可知其壯捷也。』再則曰：『則可謂壯捷也。』同時更稱：『東洋之捷，萬世之功。』又記出來的倭子自稱，是役倭奴死者（傷的當然不算）共一萬四千餘。凡此史料，都很十分重要的，亦轉錄數條於後，以見水軍海上壯捷之狀：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乙巳，軍門都督啓曰：卽者陳提督差官入來曰：賊船一百隻捕捉，二百隻燒破，斬首五百級，生擒一百八十餘名，溺死者時未浮出，故不知其數，李總兵一定死了云。（卷一百六葉一四）

己亥（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壬子……上曰：行長……何以退遁乎？李德馨曰：蓋畏水兵而退遁矣。連日血戰，唐船體小，若於大洋中則不好，而其出入小浦，放丸用劍極其精妙。二十八日之戰，倭屍不知其數，初三日之戰，

倭死亦多。小臣登高見之，則行長之家在於東邊，唐火箭落於其家，西邊之倭，全數東走救火，若於此時陸兵進攻，則可得成事。臣招李億禮請於劉提督曰：此時可以進擊云。則劉竟不從矣。

德馨又有曰：

十八日（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李舜臣言於陳璘曰：賊之援兵，數日內當到，我當先往邀擊，陳將不許。李舜臣不聽，決意邀擊，吹角行舩。陳將不得已隨後，唐舩則體小，且在後尾，只示聲勢而已，但鄧子龍陳璘登板屋舩入戰云矣。上曰：水兵大捷之說，恐是過重之言也。李德馨曰：水兵大捷，不是虛言也，小臣遣從事官鄭穀往探，則破舩木板蔽海而流，浦口倭屍積在，不知其數。以此見之，可知其壯捷也。……本國出身十五人同載於鄧子龍之舩而皆死，公州出身一人生還，問其相戰曲折，則可謂壯捷也。（卷一百九葉七）

又丁巳條：

上幸陳都督館，行接見禮。（原注云：露梁之戰，來賊退逃，竟收全捷，成功則天也。）璘曰：……南海素多賊糧，前於煨燼之餘，尙有三萬餘斛，已令地方官收拾矣。石蔓子與行長初有久駐之計，此穀所以儲也。上曰：賴大人神算，八年勦賊一朝就滅，含恩感德不知所喻。璘曰：方賊圍把時，俺舩懸鼓先登，鄧子龍李舜臣二將左右夾攻，二將皆爲賊所斃，而俺冒死直前，不動聲色幸免其敗，此亦數也。上曰：順天之賊，其數幾何？璘曰：賊可二萬有餘，而生還者僅十數隻，賊之所恃者烏銃，而我以九銃撞破其舩，故兇賊不得抵當，所以敗也。適以無風，未得邀擊，尙有遺恨。（卷一百九葉一四）

又癸丑條：

陳都督來，入幕次，行揖，上曰：大人海上血戰，倭賊破膽，賊之退去，由於大人之功。都督曰：俺別無功勞，軍門經理之功也。上謂承旨曰：此大人鬚髮盡皓，形容盡變，殊異於曩日接見之時，必用慮於戰場之故也。（卷一百九葉十）

又三月丙戌條曰：

上幸黎通判民化館（原注云：管糧通判，爲人溫雅，比他將稍優焉。）……

通判曰：倭子十名，出來釜營，言陳尤吉露梁戰捷時，倭奴死者一萬三千，劉提督所殺亦千餘矣。（卷一百十葉三）

又四月庚午條：

上幸陳都督璘館，行酒禮。上曰：東洋之捷，萬世大功，小國之不亡，皆大人之賜也。今者大人將爲西還，不穀爲之缺然。陳都督璘回禮，以禮物來獻，上辭受如儀。（卷一百十葉一七）

此外，還有正宗實錄所記副總兵鄧子龍『俘獲無計』的一條，則爲前面所引的中興誌所不及，亦附錄於後，以見當日明人海戰壯烈之一斑，如十六年壬子（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乙酉，教曰：

近閱李忠武（李舜臣）遺事，追想露梁之戰，不覺撫髀長嘆。天朝副總兵鄧子龍以七十老將，提二百勇士縱恣於海上，唾手而矢滅狡夷，其氣豪膽麗，可謂大丈夫哉。况欲居首功，躍上忠武之舟，直前奮突，所俘獲無計，偶觸火器，中流延燬，賊乃傳之，而猶力戰，忠武馳救之，與之同死，其詳在徐希辰東征記。（卷三十五葉四十三）

按，東征一役，立功最多最大的當以南兵爲第一，而南兵之中，老將又實居多數，如鄧子龍，如陳璘，如吳惟忠，如駱尙志，皆是。然皆不服老，每戰皆賈勇先登，其陳鄧二氏，自有海上之捷不必再論外，但言吳惟忠駱尙志在平壤之役所立的戰績。彼時二氏皆年逾六十，當激戰之日，據前文，或中丸傷胸，策戰益力，或賊投巨石，撞傷其足，猶奮勇直上，所以關於平壤之克，可說都是他們的首功。駱尙志事蹟，正宗實錄卷三十五葉三十七及葉六十六記之甚詳，是「惟此復城之績，專由駱將之功」語。這些老將在戡定朝鮮倭禍史上實佔最光榮的一葉。正宗實錄另外還有一條，論明人東援之功，如云：

竊稽我穆陵朝重恢之業，始基於平壤之捷，終成於南海之戰。（卷四十九葉六）

此即言明人東征一役，陸戰勝，水戰亦勝之事。陸戰勝，不外如宋應昌所云：『中

國制倭長技，惟恃火器。』水戰勝，則有朝鮮之言爲證，如云：『禦倭之策，戰艦爲上。』（世宗實錄卷一〇三葉十一）又記倭藤九郎亦有曰：『予觀諸國兵船，唐船爲上，琉球國次之，朝鮮爲下。』（卷一〇六葉十二）據此，可以明瞭當初明人之制倭，惟在火器與戰艦而已。所以朝鮮重恢之業，『始基於平壤之捷，終成於南海之戰。』可作爲明史東征一役的定論。觀此，則明史所云『至關百死而禍始息』之說，自然是曲筆，而非傳信之言了。

三

青木正兒的第三個意見，則爲描寫明人好像有些應付不了朝鮮倭寇的樣子，如云：

是役，在日本是極端的壯舉，但是對於明朝，不消說實在是萬分煩累的頭痛的。

此條內所說的『壯舉』，自有前面許多『壯捷』的記事，可以將『壯舉』之說全盤推翻的，所以這裏也不用再說。現在我所要說的只是所謂『實在是萬分煩累的頭痛的』不是明朝方面而是日本的豐臣秀吉，如日本外史卷二十，記秀吉厭兵之事有云：

秀家再伐朝鮮，與明人戰不決，自外興師至此，前後七年，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秀吉亦自倦，乃置軍事於度外。獨與秀賴及諸姬侍日爲宴樂，窮極奢侈，媮取快一時。

秀吉的壯舉不過如此，依『倭情』的常態推之，圖外的事勢不成，則必移之而及內，觀後來源家康之盡滅秀吉的一族，便是證明。（宣錄卷一三六葉二十三於此，有「天道禍淫之理，亦不可誣」語。）而秀吉只因死得早一點，否則恐怕也要及禍的。外史又云：

秀吉汰侈喜事，諸輕銳小人承旨進說，會其愛兒死，欲用兵朝鮮以自遣，浮田秀家首慫恿之。

以弄兵爲消遣之方，可謂殘忍已極。又日本外史卷十六：

彈正少弼進曰……臣視殿下近狀……爲野狐所憑爾。秀吉拂然扣刀而跪曰：

吾爲狐憑，有說乎？無說則死。少弼對曰：有說也，饒使無說，臣固不辭死，且如臣等頭雖到千百，何足惜乎？顧天下纔定，瘡痍未愈，人人希休息無爲，而殿下乃興無故之師以殘異域。

當時的日本人還知道秀吉這種壯舉，乃是『興無故之師以殘異域，』這些話正可以使青木正兒一班好戰的狂徒清醒清醒。要知道好戰的結果，還是自食其報的，彈正少弼又說：

使我父子兄弟暴骨於海外，哭泣之聲四聞，加之漕轉賦役之相因，所在盡爲荒野，當是之時，殿下舉趾，則六十六州之寇賊雷動風起……臣恐殿下舟師未達釜山，而根本之地已爲他人所據，是勢之最易觀者。使殿下有平昔之心，豈有不察於此，故謂之狐憑耳。鄙語曰：鼯欲啖人反啖於人，殿下之謂也。秀吉益怒曰：狐乎？鼯乎？吾其舍諸，以臣罵君，不可舍也。

好戰的結果，當然是把自己的人民向海外送死，觀少弼所說，假使再遷延下去，日本還要發生內亂的，我們看當時在朝鮮作戰的就有許多『前途倒戈』的事，如朝鮮朴桓（珪壽）獻齋集卷七葉三十三載云：

粵在宣廟壬辰，倭寇登陸之初，其前茅將沙也可見我民物衣冠，以爲三代禮儀盡在於此。投書邊帥，以其精銳三千，即日歸化，倒戈前導，屢立奇功。宣廟召見，賜姓名金忠善以獎之。忠善慕華之心，忠義之誠，蓋出於天性。……今見大邱地山谷中有所謂友鹿洞者，忠善之墓在焉。

戰事愈久，這種倒戈之事也就愈多，此在宣錄內更習見之：

甲午八月戊午，傳曰：倭將投降，事機關重，速令備邊司回啓。……備邊司啓曰：臣等更爲諦見倭書，則末端盟文，雖不知何語，而有血點斑爛之痕，必是自刺出血以示誠信於我國也。（卷五十四葉十三）

上引見大臣，……上曰：降倭事，所關非輕，何以處之？柳成龍曰：今日他大臣不來，小臣獨來，不知所處，大概與賊對壘，而渠欲出來，拒則近於無策，受之亦爲難處，然臣之意，則以爲似不得不受。……（卷五十四葉十四）

又癸亥，傳曰：降倭事，移咨於上國事啓下矣。當此告急之時，以降倭多數

出來告之，則恐或以爲倭賊連續出來，必是賊勢歇後不足虞，則移咨非計，徐爲觀勢處之不妨。且倭入送於北兵使處使之另加撫恤，作爲牙兵，當此胡人凌侮之時，一二部落乘機擊破，則必能威攝逆胡，商議以啓。（卷五十四葉二十一）

又丁丑，備邊司啓曰：近日遼東布政等咨文……有投降倭衆與被脅朝鮮人民，令楊布政會該國從便安插招募云。（卷六十一葉四）

乙未二月戊寅，備邊司啓曰：沙古所予等十五名，自前年春在李薈陣中，馴擾已久，性度恭順，皆以李爲姓，蓋從李薈姓也。放礮煮藥，無不慣熟，留在京中，屬於訓練都監，使之各効其技，而延古等六人則平安道，山汝文等七人咸鏡道分送，宜當。（卷六十一葉五）

又四月辛酉，政院以備邊司降倭供招啓曰：臣持酒饌與譯官朴大根往饋降倭助四郎老古汝文等十一名，而探其事情，則對曰：俺等上年正月始渡海，各隨主將，或隸薺浦屯行長管下將有馬修理大夫，或隸平戶島法印，或隸東萊屯樹下等將之軍，而苦戍之際，聞朝鮮厚接，每欲逃來，實未知其情，而未然焉。今年春三月間，有一全羅兵營軍官者，以鷹換釵事來赴行長之陣，而誘俺等曰：汝等從我言出到我陣，則必有好事。俺等信其言而出來，到陣中之日，兵使有言曰：此處不可留矣，汝等上京，然後必有極好，信勿疑訝而上京云云。俺等既降於朝鮮，而死生亦在於朝鮮，故不敢辭上京，別無他意。（卷六十二葉二十八）

由上引史料，可以看出其時日本士氣的頹喪，同時投降的誓書則更血點班班的以示他們的真心投誠，並且一面又發爲自誓之辭曰：『俺等苦戍，每欲逃來。』又曰：『俺等既降於朝鮮，而死生亦在於朝鮮。』其情如此，其痛恨戰事可知，所以他們後來都掉轉頭來而反爲日本豐臣秀吉的勁敵，替朝鮮出了很多的死力以及立了很多的大功，據獻齋集：如『密贊兵機，大破萊蔚兩路之寇。』如『追擊梁山機張之間，一月之間奏捷七八。』如『丁酉之甑城大捷。』（卷七葉三十四）皆是。此在朝鮮方面言之，可說是降倭輩『不世之奇功，』然如站在日本的立場觀之，不消說是一件自古未有的奇辱。

日本降倭『倒戈前導』的行爲，日本外史卷十七，以爲此輩皆鷲鷹俊狗之類，養之不得其術，亦必至噬人，如云：

譬之鷲鷹俊狗，其噬嚙搏擊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下羣雄肆其噬嚙搏擊以殺其力者也。然徒殺其力而使其無所獲，則彼將不復我之馴服而反施其噬嚙搏擊於我，嗚呼，養之而不得其術，安往而可也。『徒殺其力而使之無所獲，』正是日本人不能戰勝明人的供狀，所以這一戰爭感到萬分煩累的頭痛的是日本而非明朝。如宣錄丙申十二月癸未通信使黃愼回自日本國書啓中所記日人要時羅的親口談話有云：

要時羅曰：……關白非生長深宮，不知民間疾苦，渠亦曾自下賤崛起，知徒步之苦，知負薪負米之苦，矣喫人打罵之爲可慍，知受人獎賚之爲可喜，而今渠遇下如此不恤勞苦。日本大小之人皆怨入骨髓，決無善終之理。渠亦自知之，常曰：我以親侄爲子，富之貴之，而反欲害我，我知舉國大小之人皆欲害我，我與其生而受禍，寧肆其逞威而死也云云。

出師之初，內情便是如此的糟糕，自然後來的結果優勢在明而劣勢在日本的。日本之劣勢，秀吉亦最明白，如云：

吾不幸生於小國，兵力不足，使我不克遂耀武八表之志，奈何奈何，悵然久之。（日本國志五）

明朝的實力，則又與此極端的相反，例如明帝嘗有旨諭邢玠曰：『朕以東事專付於卿，決不中制，亦不爲浮言所惑，中外各該衙門都要協心共濟，以圖成功。』又曰：『合志用心期於平賊，利鈍久速皆所不拘。』又曰：『倭奴逆天悖德，當以盡剿爲期，前旨朕所獨斷。』所以明朝對於朝鮮的倭禍頗有些不罷不休之勢。即後來大亂戡定援兵撤歸之日，猶有曰：『盡撤之後，此軍兵留住遼東用於城遼之役，後日如有倭變，則此兵又用於遼東。』顧護朝鮮如此的澈底，也只是因爲大明『國大』和『人衆』而已。除此，再依日人源家康所自稱『朝鮮大國也』（見前）的看法合而觀之，則是關於秀吉的生事朝鮮，差不多是以一『小國』而敵兩『大國』，當時哭聲遍野，也無怪其然了。

日本外史一書，其記秀吉之事，固然有一部分可採，因爲與他們的『殷鑒』有

關，所以必要說實話，不惜極斥秀吉的罪惡，例如哭泣之人亦迫令作戰，以及不顧在外軍士的生命，而置軍事於度外，皆是。至於對外的記事，大概又因有關日本的『國體』，所以不妨多誇張，如日本外史卷十六記秀吉臨終之言，則又極不一致，如曰：

勿使我十萬兵爲海外鬼。

又召石田三成而命之曰：

汝赴朝鮮收我兵，不能收，則遣家康，家康有不可往，則遣利家，二人遣一，雖有百萬敵不能尾也。

此段記事，似以秀吉爲至仁，而日本則又似最強，於是乃更誇張整軍而還之狀曰：

明兵不敢復追躡，我軍盡達對馬。十一月，諸軍整軍至那古邪，兩奉行遁之，宣秀吉遺命，……論征韓功。

此云『明兵不敢復追躡』，考中興誌卷下葉六十五，則當是日人深懼明兵追躡的意思，如戊戌十二月條云：

倭中訛傳唐鮮水軍將攻對馬島，國中洶洶而不敢言救，平義智竄伏倭京不出，良久乃定。

此時日本的本土，很有些『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勢，其一種不勝驚懼之狀，不難想像而知。按，所謂『平義智』，即壬辰之役的禍首，可見彼等所遭遇的敗挫誠有些不堪設想的。由於此一敗挫，於是後來的日人都後悔了，至罵秀吉爲『平賊』或『萬世之賊。』宣祖修正實錄卷二十五葉十一小注云：

丁酉之變，我國有一士人擄入日本，丐食民間，遇一老僧，言秀吉於朝鮮爲一時之賊也，於日本爲萬世之賊也。

又肅宗實錄，四十六年庚子，即康熙五十九年（西一九二〇，去壬辰倭禍已一百二十九年）正月辛卯有云：

通信使洪致中副使黃璿從事官李明彥等還自日本，世子召見。……致中曰：……壬辰事，則日本至今悔之，至呼秀吉爲平賊，人心如此。……明彥曰：平秀吉之搆亂也，渠旣桀驁，一時諸將亦多應時而出，故能蹂踐我國，而渠輩傷亡亦多，故至今懲創云。（卷六十五葉四）

此所云『懲創』，當係日本民間相傳的實錄，由此可見日本懲於朝鮮之役，即在一百三十年後元氣猶未能恢復，則其當初受創之重，不言可知。自此之後，倭賊不敢爲患於朝鮮者凡三百年，而朝鮮之得享太平安定無事者亦三百年，（在同一時期內，清朝沿海之無倭患，亦係明人東征之賜。）因而朝鮮不忘東征之賜，特於王京之漢城設立大報壇，又稱報恩壇，以紀念明帝再造之恩。凡此情節，當時的明人如何會知道？而後來纂脩明史的又從何處去質證？（清修明史，如宋應昌之復國要編，且列爲禁書，則其情可知。）所以明人既有許多浮議於前，而明史又不得不因之於後，以致將一椿可以昭示百代的奇功寫得非常的黯淡無光了。